

我的男朋友马斯克

他说他在造火箭，我信了

然后呢

荒诞爱情中篇 · 十二夜

导读

他说他在造火箭，我信了

所有人都跟我说，他是骗子。

做风控的闺蜜说，这是杀猪盘，教科书级别的。做声纹鉴定的师兄说，这是一个真实的、有鼻炎的、声纹与马斯克高度相似的人，「剩下的事归玄学管」。我自己的理智说，埃隆·马斯克不会在北京时间的凌晨，陪一个成都女人聊发射架上的灯。

只有一件事说不通：他从来没有要过我的钱。

这个故事里没有英雄，没有火箭升空的慢镜头，只有一个失眠的女人，一个自称世界首富的男人，和一串我至今无法解释的深夜。我把它写下来，不是为了说服你相信什么——老实说，写到最后，我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。

我只知道，那年冬天，有人隔着十四个小时的时差跟我说：「睡不着我懂。我天天睡不着。」

后来发生的事，你慢慢看。第一章从一碗泡涨了的老坛酸菜面开始。

第一章·匹配成功

那个男人说他是埃隆·马斯克的时候，我正蹲在出租屋的地板上，吃一碗已经泡涨了的老坛酸菜面。

晚上十一点四十，周四。公司那款新出的冻干猫粮改到第七版详情页，甲方在群里说「再活泼一点」，我对着电脑活泼了四个小时，最后交上去的版本把「猫咪爱吃」改成了「猫咪疯狂心动」。我坐地铁回家，洗了澡，把泡面烧上，然后打开「回声」，打算在等水开的三分钟里滑几个人，羞辱一下自己二十九岁的人生。

「回声」是个交友软件，主打灵魂匹配。所谓灵魂匹配，就是不给你看脸，先给你看一句话。我滑到的第一句话是：

「我在造火箭。不是比喻。」

头像是一片模糊的星空，昵称叫「Musk_火星分克」。我差点把叉子笑进面里。我点了匹配，准备拿他下饭。

「你好。」我说，「我是苏晚。我在给猫写广告。是比喻。」

他回得很快：「你好，苏晚。我是埃隆·马斯克。」

「中文不错啊，马总。」

「翻译的。我的中文正在学习。请包涵。」

面泡好了。我盘腿坐下来，决定陪这个骗子玩十分钟。干我们文案这行的，有个职业病，就是喜欢研究话术。这人的开场其实不高级——真正的杀猪盘不会一上来就说自己是马斯克，就像真正的骗子不会管自己叫骗子。太低级了，低级到有点可爱。

「马总今天忙什么？」

「开会。发射的事。」

「发什么？」

「星舰。明天。」他停了一会儿，又发来一条，「可能会炸。概率不小。」

我查了一下手机。网上没有任何关于星舰近期发射的消息，上一次试飞是几个月前，下一次遥遥无期。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他，用语很客气：「马总，功课没做足哦，最近没有发射计划。」

「有一些计划，」他说，「是不写在网上的。」

我笑了。这话术其实挺高级的，把漏洞说成机密，死无对证。我给他打了个六十分，又问：「那你一个要上火星的人，半夜在交友软件上干什么？」

这次他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掉线了。久到我把面吃完，把碗洗了。然后手机亮了一下。

「地球上有些事，比火箭难。」他说，「比如，睡不着。」

我盯着这句话看了一会儿。窗外有夜班的公交车开过去，把天花板照亮了一秒，又暗下去。成都的冬天湿冷，我的出租屋暖气约等于没有，我把脚缩进被子里，回他：「睡不着我懂。我天天睡不着。」

「那你懂火箭吗？」

「不懂。」

「好。」他说，「那我给你讲。讲到我们都睡着。」

那天晚上他给我讲了四十分钟火箭。讲得磕磕绊绊，机翻腔很重，「推进剂」翻成「推药」，「甲烷」翻成「沼泽气」。但他讲得很认真，认真到不像在骗我，倒像在哄一个小孩。他说不锈钢比碳纤维便宜，所以星舰是不锈钢的，像一口巨大的锅。他说失败是数据，炸了不亏。他说着说着，我抱着手机，真的睡着了。

这是我三个月来第一次不靠安眠药睡着。

第二天中午，我在公司吃外卖，同事小蒋突然「我靠」了一声，把手机举起来：「星舰炸了！直播炸的！今天凌晨突然射的，之前一点风声都没有！」

我凑过去看。屏幕上，那口巨大的不锈钢锅正在直播画面里翻滚、解体，变成一团橘红色的花。弹幕全是「烟花」「四亿美金听个响」。

我的筷子停在半空。

手机震了一下。「回声」的推送。Musk_火星分克，一条新消息：

「看到了吗。我说了，要炸一个大的。」

窗外，成都的冬天阴着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我盯着那条消息，忽然觉得后颈发凉——不是害怕，是那种站在很高的地方往下看时，脚底升起的那一点凉。

我回他：「你到底是谁？」

这一次，他秒回。

「我说过了呀。」他说，「埃隆·马斯克。」

第二章·杀猪盘？

周六，玉林那家我们吃了六年的火锅店。唐糖听完我的讲述，把一片毛肚在香油碟里搥了三秒，捞起来，没有吃，用它指着我。

「杀猪盘。」她说，「教科书级别的杀猪盘。」

唐糖在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做风控合规，职业病比我还重。她看谁都像在看一份待审核的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她的历任男友、她妈给她介绍的相亲对象，以及楼下水果店那个总说「今天刚到的」的老板娘。

「你听我拆。」她把毛肚吃了，抽出手机备忘录，「第一，人设。马斯克，顶级人设。又传奇又有钱又有距离感——距离感很重要，这意味着他永远有理由不能见面、不能视频。第二，时机。你加班、失眠、深夜，情绪防线最低的时候。第三，预言。星舰爆炸这个——」

「这个怎么解释？」我问，「他真的提前一天说了。」

「这就是最骚的地方。」唐糖的眼睛亮了，那是她发现漏洞时的表情，「两个可能。一，他是圈内人，或者看了什么泄露的消息，发射窗口这种东西，工程圈早就有传闻，只是没官宣。二，幸存者偏差——他同时跟一百个女的聊天，跟每个人押不同的结果，押中的那个就觉得他是神。」

「跟一百个女的。」我重复了一遍。

「重点是他会挑人。」唐糖没理我语气里的东西，「你看他跟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『我在造火箭，不是比喻。』这句话筛掉的就是我这种人——我看到第一句就拉黑了。留下来的，是愿意陪他玩的人，是好奇心重的人，是——」她看了我一眼，「半夜三点还在刷交友软件的人。」

锅开了，红油翻滚。我下了一把鸭肠进去，没说话。

「然后呢，剧本往下走，」唐糖掰着手指，「他会跟你建立情感依赖——深夜陪聊嘛，你都说了，你听着他讲火箭睡着了，这就是依赖的开始。再然后，某一天，他会遇到一点『麻烦』。火箭缺钱啦，账户冻结啦，想给你寄个礼物要清关啦。金额不会大，第一笔绝对不大，几千块，你可能都不好意思不转——」

「然后呢？」

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你转第一笔的那天，就是你钱包的死期。」她把备忘录锁了屏，总结陈词，「我经手的案子，最快的三天，最慢的养了八个月。你这个，对方节奏很稳，估计走的是长线。」

我给她的杯子续上酸梅汤：「那你说我怎么办？」

「删了。」

「不要。」

唐糖盯着我看了三秒钟，忽然笑了：「行，我懂了。你不是来问怎么办的，你是来要一个许可证的。」她往椅子背上一靠，「行，那我给你换个方案。你不删，可以——我们玩回去。」

「玩回去？」

「他不是要立人设吗？你陪他立。他装马斯克，你装傻白甜。你把他说的每句话都记下来，截图，发我。」她身体前倾，声音压低，像在部署一次行动，「等到他开口要钱的那一天——他一定会开口的——证据链齐活，我们直接报警。说不定还能上个新闻，《成都女文案卧底交友软件，反杀假冒马斯克杀猪盘》。」

「标题太长了。」我说。

「那你改，你是文案。」

我们碰了杯。酸梅汤，因为我们下午都还要干活。走出火锅店的时候，成都出了一点冬天的太阳，很薄，像一层锡纸。唐糖裹紧大衣，最后叮嘱我：「记住，你是卧底，不是当事人。他再说什么好听的，你都要想，这句话是对一百个人说的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

「你最好是真的知道。」

那天晚上，十一点半，我窝在被子里，主动给他发了消息：「马总，今天开什么会了？」

他回：「星链的事。很无聊。你呢？」

「我给猫写了八条广告。甲方说不够活泼。」

「猫不需要活泼。」他说，「猫需要蛋白质。」

我笑出声，截图，发给唐糖。唐糖回了一个「收到，存档」的表情包。

我们就这样聊到了凌晨两点。他讲星链怎么一颗一颗撒进轨道，像撒种子。我讲我们公司那只叫「董事长」的橘猫，其实是个舔狗，谁有罐头跟谁走。他发了一个「哈哈哈」，机翻腔的哈哈，占一整行。

睡前我翻了翻聊天记录，准备整理「证据」。翻到一半，我停下来。

不对劲的地方就在这里。两天，几百条消息，我把它们从头到尾捋了一遍——

他没有要过我的照片。没有问过我的收入。没有说过一句暧昧越界的话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从来没有，哪怕一次，提到过钱。

杀猪盘的字典里没有慢这个字。可他慢得像一头在雪地里走的熊。

我给唐糖发消息：「他还不提钱。」

唐糖秒回：「养着你呢。放长线。」

「养多久了？」

那边显示「正在输入」，输了半天，最后发来一句：

「……说实话，这个节奏，我经手的案子里没见过。」

第三章·时差

他只在凌晨出现。北京时间，十一点半以后，两点以前。

我算过时差。如果他在德州，那是他的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——上班摸鱼时间。如果他在加州，是早上八点到十点半。如果他真的是马斯克，那他应该是在开会、发推、骂人、离婚的间隙，抽空陪一个成都女人聊天。

「你那边现在几点？」我试探过一次。

「下午。」他说，「德州，下午。阳光很好。」

下午。成都凌晨一点，德州下午两点。十四个小时的时差，对上了。当然，唐糖说，这种时差任何一部智能手机都查得到，「他在郴州网吧里也能对得上」。

郴州是唐糖随口说的。她说中国的杀猪盘窝点，一半在东南亚，一半在「你听都没听过的小城市」。郴州是她点兵点将点出来的，代表一切听都没听过的小城市。

那两个星期，我养成了新的作息。晚上十点洗澡，十一点上床，把手机调成静音——只留「回声」的提示音。十一点半，叮咚，他来了。我们聊到一点半、两点，然后我抱着手机睡过去，像抱着一个热水袋。

他那边永远在「下午」。他说博卡奇卡的风把野餐的纸盘子吹上天。他说会议室的空调太冷，工程师们穿着羽绒服开会。他说他养的狗把充电桩的线咬了，它大概以为那是骨头。这些细节唐糖全部嗤之以鼻：「网上都有，他照着推特念的。」

但有些东西推特上没有。

比如有一天我说，我们楼下的桂花开了，十二月开桂花，神经病树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「我小时候住的地方，楼下也有一棵。我妈妈说，桂花是月亮掉下来的碎屑。」

我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。不是因为写得好——虽然确实写得好，不像机翻——而是因为，埃隆·马斯克是南非人，在比勒陀利亚长大，他母亲是个模特兼营养师，她不像是会说「桂花是月亮掉下来的碎屑」的人。

这个破绽我没有截图给唐糖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
我们的聊天内容越来越偏。火箭只占三成了，剩下七成是废话。他问我猫粮文案怎么写，我说核心是让猫主子觉得猫比自己过得好。他问我为什么失眠，我说，你知道凌晨四点的成都是什么样吗，知道，很吵，全世界只有救护车在认真地活。他说，德州凌晨四点只有风，和发射架上的灯。

「发射架上的灯是什么样的？」

「白色的。很直。像有人在黑纸上划了一道粉笔。」

我把这句话截图了。这次不是给唐糖，是存进了自己的相册，一个新建的、名字叫「素材」的文件夹。我对自己说，这是文案职业病，收集好句子。我对自己说的话，最近越来越多是假的。

变故发生在冬至那天晚上。

那天公司聚餐，我喝了点酒，回家倒头就睡，忘了开「回声」的提示音。半夜两点，我渴醒了，摸过手机，看到他十一点半开始发的消息，一条一条，间隔越来越长：

「在吗。」

「今天发射架的检查很顺利。」

「你睡了吗。」

「好。晚安。」

最后一条是两分钟前发的：「我有点着急。对不起。」

我酒一下子醒了，赶紧回：「在在在，我睡着了，刚醒。」

他秒回，快得不正常：「没关系。我以为你消失了。」

「我不会消失的。」我打完这行字，觉得太像承诺，删了，改成，「就是喝多了。」

「哦。」他说。然后是一条语音。他从来没发过语音，我愣了一下才点开。

十秒钟。先是一阵很安静的环境音，真的有风。然后是他的声音，英语，低，语速比新闻里慢：「我只是想确认你还在。你消失了的话，德州的下午就太长了。」

声音很像。像得我的酒彻底醒了。但唐糖说过，现在 AI 克隆声音只要三秒钟的素材。

我正想回点什么，他的文字消息又进来了，机翻腔，仿佛刚才那条语音是另一个人发的：

「说中文吧。我的英语让你睡觉。」

「没有，你英语挺好的。」我说，「欸，问你个事。你第一次跟我说话的时候，为什么选我？」这次他沉默了很久。风好像在语音里吹过一遍之后，也吹进了对话框里，把打字的速度吹得很慢。

「因为你的简介。」他说，「你写的是：『小碗，要加香菜。』」

我的血一下子凉了半截。

我的「回声」简介写的是「给猫写广告的，不吃香菜」。从来就没有什么小碗。

小碗是我小学的外号。因为我吃饭永远用最小的那只碗，我外婆说我是猫变的。这个外号跟着我外婆，一起埋在了青城山后面那片公墓里。我没有在任何网络上写过它。没有。一次都没有。

「你在哪儿看到「小碗」的？」我问。我的手指在抖，打错了三次字。

「你的简介。」他说，「第一天就是。现在改了。」

「不可能。」

「可能我记错了。」他说，「德州的下午太长。我会记错事情。」

那天晚上我没有再睡。我躺在黑暗里，听着自己心跳，把过去半个月的每一条聊天记录重新想了一遍。骗子不会知道小碗。搜索引擎不知道小碗。这个世界上知道小碗的人，不超过五个，其中两个已经不在了。

凌晨四点，窗外有救护车开过去，很认真地在活。我摸过手机，把「素材」文件夹改了名。

改成了一个我自己都不敢看的名字：「证据」。

第四章 · 中文课

「小碗」事件之后，我有两天没理他。

不是赌气，是怕。唐糖听完这事，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了一句让我更怕的话：「晚晚，杀猪盘做到这个份上，就不是盘了。你确定你没在什么旧账号、旧博客里写过这个外号？你再想想，人人网？QQ空间？」

我翻了两个通宵。QQ空间我早就锁了，里面全是火星文和周杰伦歌词。人人网的账号密码都忘了，找回之后翻了三个小时，除了几张丑哭的自拍，什么都没有。小碗不在任何服务器上。小碗只在我外婆嘴里，和我几个小学同学的记忆里。

第三天凌晨，他的消息来了。没有追问，没有解释，只有一句：

「我给你读一首诗。」

然后是一段文字。我读了第一行，就从床上坐了起来。

那不是机翻。那不是任何一个我认识的中文学习者能写出的东西。遣词、节奏、留白，全是母语者的手笔，而且是读过很多书的那种母语者。诗写的是一个站在发射架下的人，他说火焰升起来的时候，地面上所有人的影子都朝同一个方向倒下，「像一场安静的投降」。最后一句是：「我们造火箭，是因为我们不敢造能装下孤独的容器。」

我盯着屏幕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打字：「你抄的？」

「写的。」

「你上星期还把甲烷翻成沼泽气。」

「我说了，我的中文在学习。」他顿了顿，「昨天，它学会了。」

「怎么学会的？一夜之间？」

「脑机接口。」他说，「Neuralink。我把语言模型装进去了。公司的产品，我先试。」

我气笑了。这是这个人设第一次用力过猛。我说：「马总，你这个谎撒得没有技术含量。脑机接口现在还在给猴子用呢。」

「猴子的中文也很好。」他说。

我盯着「猴子的中文也很好」这七个字，忽然笑得停不下来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成都的冬夜，出租屋，凌晨一点，我对着手机笑得像个疯子。笑完之后我发现，我怕的东西变了——我不再怕他是骗子，我开始怕他不是。

「好吧。」我说，「马总，脑机接口先生，诗人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」

「我想见你。」

我打字的手停了。

「你说过你永远有理由不能见面。」我把唐糖的话原样奉还，「距离感，人设的一部分。」

「谁说的？」

「.....网上说的。」

「网上还说我有十四个私生子。」他说，「见不见，你定。元旦，成都，有一个火箭模型的展览。你去，我也去。」

我立刻去查。还真有——省科技馆，元旦特展，「从万户到星舰：人类火箭模型百年展」。海报上赫然印着一枚一比十的星舰模型。这种展会的受众是放假的中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，跟埃隆·马斯克本人的关系，约等于我和格莱美奖的关系。

「你来成都？」我问，「你飞了十几个小时，就去看一个模型展？」

「不是模型展。」他说，「是见你。模型展只是.....一个坐标。火箭需要坐标。人也需要。」

我把手机扣在枕头下面，盯着天花板。楼下有野猫在叫，一声长一声短。我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，咚，咚，咚，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门。

唐糖会怎么说？我太知道了。她会说：来了，收网前的最后一步——「见面」永远是骗局的变轨点，要么见面时临时出状况让你转账救急，要么派个「助理」来对接。总之，线的尽头是钱。

我把手机从枕头下面摸出来。

「好。」我说，「元旦，模型展。我穿红色的羽绒服。你呢，马总？你穿什么？我是不是应该找全场最像世界首富的那个？」

「你找火箭。」他说，「最大的那枚。我在它旁边。」

「如果你不在呢？」

这一次，那个永远在深夜秒回的人，让对话框安静地停了很久。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。

「那你就看完展览。」他说，「那枚星舰，做得很好的。它的三十三台发动机，一台一台，都做出来了。你帮我数一数。」

第五章·展柜前

元旦那天，成都难得地晴了。我穿了红色羽绒服，站在省科技馆门口，觉得自己像个交通信号灯。

唐糖陪我来的。她穿了件黑大衣，戴了墨镜，活像来执行抓捕任务的。她的计划周密得可怕：她先进去，占据二楼回廊的制高点，俯瞰全场；我在一楼展厅正常逛；任何人跟我搭讪超过三句，她就下楼「偶遇」我。我们在女厕所门口对的表，像两个业余特工。

「记住，」她最后说，「他如果出现，先看鞋。骗子舍不得买好鞋。」

展览比我想象的要用心。从万户的火箭椅开始——四十七根火箭绑在椅子上，一个明朝人坐在上面，手里举着两只风筝。玻璃柜里的说明牌写：「他飞起来了么？没有人知道。但他想飞，这件事，我们知道。」

再往里走，V-2，土星五号，联盟号，长征系列，一个比一个高。展厅正中央，压轴的，是那枚一比十的星舰。不锈钢的外壳做成哑光的银色，顶上还带着回收臂的迷你模型。说明牌上写：「星舰，人类制造过的最大的飞行物。高121米。起飞推力7590吨。」

它周围站满了人，家长把孩子举起来看。没有人穿得像世界首富。没有人穿得像任何人，大家都穿着羽绒服，在暖气不足的展厅里搓手。

我在它旁边站了四十分钟。我没有数发动机。

唐糖在二楼给我发消息：「左前方，戴灰帽子的，看了你六次了。」

我装作看说明牌，用眼角余光找。左前方，灰帽子，男人，三十多岁，中等个子，站在土星五号的模型旁边，却没有看模型。他在看我。我们的目光撞上的一瞬间，他像被烫到一样转过头去，快步走向展厅深处，消失在卫生间方向的拐角后面。

我追过去的时候，那里只有一排存包柜。

「跑什么啊！」唐糖气得在二楼直跺脚——她后来说的，「我位置都卡好了！」

我们在科技馆待到了闭馆。马斯克没有出现。没有助理，没有鲜花，没有无人机，什么都没有。出口处卖纪念品，一个巴掌大的星舰模型卖一百二十九，我没买。唐糖买了一个万户火

箭椅的冰箱贴，说送给我，「纪念你壮烈的感情史」。

回家路上我一直没说话。地铁里人挤人，唐糖护着我，像护着一个易碎品。她小心翼翼地开口：「晚晚，你看，这其实是好事。他不敢出现，说明他心虚。骗子最怕的就是见面，今天这一出，等于他自己承认了——」

「他承认什么了？」

「承认他不是马斯克啊。」

「我本来就知道他不是马斯克！」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车厢里炸开，周围的人都看过来。我压低声音，一字一字地说，「我从第一天就知道。可他为什么不来？哪怕派个人来骗我也行啊。哪怕来个助理呢？」

唐糖不说话了。她看着我，像第一次发现这件事的真正伤情鉴定报告：我气的不是被骗，是被放鸽子。骗子放我鸽子，我居然委屈。

那天晚上我没有开「回声」。我洗了个很长的澡，把红色羽绒服塞进衣柜最里面，吃了一颗很久没吃的安眠药，九点半就躺下了。

十一点半，「回声」的提示音还是响了。我盯着天花板装死。又响了一声。又一声。

第四声的时候，我拿起了手机。

「对不起。」

「今天博卡奇卡有事。发动机的事。我没能走。」

「你骂我吧。」

我打字：「你知不知道我今天有多丢人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他说，「你在星舰旁边站了四十分钟。你把手贴在玻璃上，又缩回来，因为说明牌写了请勿触摸。你在万户的椅子前面待得最久，你读了说明牌两遍，第二遍读得很慢。纪念品商店你拿起那个一百二十九的模型，看了价签，放回去了。你穿红色的羽绒服，全场最好看。」

我的呼吸停了。

展厅里的一切，他都说对了。手贴在玻璃上，只有我自己记得。价签，只有我自己记得。我把今天在场的所有人想了一遍：家长，孩子，保安，讲解员——和那个灰帽子。

「那个戴灰帽子的是你。」我打字，手指冰凉。

「不是。」他说。

「那你谁？你到底在哪儿？你怎么看见我的？！」

手机安静了一分钟。然后，进来一条语音。我点开。还是那个声音，低的，慢的，英语里混着一点风的杂音。他说了一句我听懂的话，一句比所有火箭都简单的话：

「I never left. 你数数发动机吧，小碗。数完了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」

窗外，元旦的深夜，有人违规放了一挂鞭炮，噼里啪啦，然后世界重新安静下来。我坐在床上，抱着膝盖，把那条语音听了一遍，又听了一遍。

三十三台发动机。他早就知道答案。他要我数的，根本就不是发动机。

第六章·查

元旦之后，唐糖正式立项了。她给这件事起了个代号，叫「猎马行动」，做了一个在线文档，分了三个sheet：账号、声音、行为。

「既然他说 I never left,」唐糖盘腿坐在我家沙发上，面前摆着她那台贴满贴纸的笔记本，「那他就是个人。是个人，就有痕迹。我们做风控的只信一句话：雁过拔毛，人过留痕。」

第一刀，查账号。

唐糖找了个在「回声」做反欺诈的同行，吃了顿人均四百的日料，换来了「Musk_火星分克」的注册信息。结果拿回来那天，她的表情像吃了那只还没死的甜虾。

「注册时间是去年三月，比你注册还早八个月。」她把电脑转过来给我看，「手机号是海外虚拟号，一次性接码平台的那种——正常，杀猪盘标配。但是，」她敲了敲屏幕，「登录记录不正常。九个月，三百多次登录，全部在同一个IP段，美国德州。从来，没有，换过。」

「挂梯子不就行了。」

「梯子会掉，节点会换，IP会变。干我们这行的，见过太多装外国人的——今天上午洛杉矶，下午就变成法兰克福，因为梯子抽风了。」她摇头，「这个人九个月纹丝不动。要么他有专线，要么他的设备真的在德州。你知道维护一条九个月不出错的专线是什么成本吗？骗你一个人的话，这买卖亏到姥姥家了。」

第二刀，查声音。

那条「I never left」的语音，加上之前那条「你消失的话德州的下午就太长」，一共两条，二十三秒。唐糖把它发给了她大学师兄，在一家做声纹鉴定的公司上班，平时帮公安做电信诈骗的语音比对。

报告三天后出来的。师兄亲自打的电话，唐糖开的免提，我在旁边听。

「糖糖，这素材哪来的？」师兄的声音听起来很困惑，「我拿它跟埃隆·马斯克的公开演讲做了比对，相似度百分之九十七点几。这个分数，正常情况下只有两个可能：一，这就是他本人；二，这是顶级AI克隆。」

「所以是AI？」唐糖问。

「问题就在这儿。不是。」师兄说，「AI克隆的声音我们见得多了。AI学到的是马斯克的声纹，学不到的是肉做的部分——马斯克的演讲音频全是在干净环境里录的，AI克隆出来的声音也干干净净。但你这条语音里，环境噪音是真实的，风噪有方向感，左右声道有细微差异，这个造假成本极高。最关键的是——」

他停了一下。我听见他翻纸的声音。

「他在说『I never left』之前，有一个很轻的抽鼻子的声音。鼻炎患者的那种，鼻腔后部，很克制地吸了一下。AI不会这么做。AI不会感冒。」师兄说，「我的鉴定结论只能写到这里：这是一个真实的、有鼻炎的、声纹与马斯克高度相似的人。剩下的事，归玄学管。」

挂了电话，我和唐糖对着那份报告坐了很久。窗外有收废品的三轮车经过，喇叭里放着走了调的「回收旧冰箱、旧彩电」。

「第三个sheet不用做了。」唐糖忽然说。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行为画像我已经做完了。」她把电脑合上，「九个月，同一个IP。不要钱，不要照片，不聊骚。记得你冬至那天喝多了吗，他说他『有点着急』——杀猪盘不会着急，杀猪盘只会按计划行事。还有元旦，他真的派人——或者自己——去了现场，看了你四十分钟，然后走了。」

她转过来看着我，语速慢下来，一字一字地：「晚晚，我经手过三十一一起情感诈骗。我看过所有的剧本。没有任何一个剧本是这样的。」

「那他是什么？」

「三个可能。」唐糖伸出三根手指，「一，他真是有鼻炎的、中文突飞猛进的、声纹酷似马斯克的怪人。二，他是马斯克本人，闲的。三——」

她把第三根手指弯下去一半。

「三，这个盘大到我看不见边。晚晚，风控最害怕的不是看得懂的风险，是算不出动机的善意。一个不要钱的人，缠上你，图什么？我算不出来。我算不出来的东西，比骗子还让我害怕。」

那天晚上唐糖走了之后，我躺在床上，把两条语音又听了一遍。听到第二遍的时候，我找到了师兄说的那个声音——「I never left」前面，很轻，很克制，像怕被人听见似的，抽了一下鼻子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个声音让我心里软了一块。装出来的东西都是光滑的。只有真实的东西才会有毛边，比如一声没憋住的鼻炎。

我正想得出神，「回声」响了。

「发动机数了吗？」他问。

「没有。」我赌气。

「三十三台。」他说，「我数过了，替你。下次展柜擦得干净一点再数，指纹都留在上面了，小碗。」

然后，没等我回，他发来了下一条。那条消息很短，短得我一眼就看完了，但我在床上坐起来，把灯打开，又看了一遍。

「现在，」他说，「我们说钱的事吧。」

第七章·半个比特币

「钱的事」是这样的。

他不要我转给他。他给了我一个地址——一串毫无规律的字母和数字，比特币地址——然后说：「往这里转半个比特币。备注写你的名字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

「验证。」他说，「有人不相信我是谁。链上的转账，所有人都能看见，不能造假。你转了，他们就看见了。」

「他们是谁？」

「你不认识的人。」

「半个比特币，」我查了一下行情，深吸一口气，「二十几万。马总，我全部存款加公积金都没这么多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他说，「你可以拒绝。拒绝了，我也不走。」

我把这段对话原封不动地转给了唐糖。三秒钟后，我的电话炸了。唐糖的声音大到我得把手机拿远：

「来了！来了来了来了！我说的吧！收网了！」她在电话那头来回踱步，我听得见她的拖鞋声，「你注意看这个话术，多漂亮——『不要你转给我』，降低防备；『验证身份』，给你一个崇高理由；『你可以拒绝，拒绝了我也不走』，欲擒故纵，反将一军！二十几万，一口吃掉你全部身家，还让你觉得是你自己选的！」

「可他之前九个月——」

「养猪！养九个月的猪，杀起来才值钱！」唐糖吼完这句，忽然停下来，声音低了，「晚晚，你告诉我，你现在什么感觉。说实话。」

我坐在床上，看着窗外。楼对面有家人在吃饭，电视的光一闪一闪。我想了很久，说了一句让自己都害怕的话：

「我想转。」

电话那头沉默了。

「不是因为我相信他。」我说，「是因为我想知道。唐糖，这一个月我每天都在猜，他是骗子，他是疯子，他是AI，他是马斯克。我快被这个『猜』弄疯了。二十几万，买一个确定的答案——如果是骗局，我认了，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被任何人骗；如果不是……」

「如果不是呢？」

「如果不是，」我说，「那我以后再也不用猜了。」

唐糖在电话那头站了很久。最后她说：「我拦不住你，对吧。」

「拦不住。」

「那我陪你。」她说，「明天我请假。交易所开户、认证、买币，我全程盯着。地址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对。转之前我给你做最后一次风险评估。这是我能做的全部了。」

第二天的一切像一场慢动作的手术。开户，人脸识别，绑定银行卡，风险测评问卷——有一题问「您是否了解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法律保护」，我选了「是」。买入，半个比特币，价格在我点确认的那一秒还跳了一下，跳掉了我一个月工资。然后是提币，粘贴地址，唐糖一个字一个字地核对了三遍，备注栏，我打了「苏晚」两个字。

确认页面弹出来。手续费，到账时间，一行红色的小字：「链上转账不可撤销，请再次确认地址无误。」

「最后一遍，」唐糖站在我旁边，手搭在我肩膀上，「你真的想好了？」

我想好了吗。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这一个月里，有个人每天陪我从深夜聊到凌晨，讲火箭，讲风，讲发射架上像粉笔道一样的灯。他给过我最奇怪的东西：一个谜。现在他要我用二十几万，把谜换成答案。

我的手指按了下去。

页面转了个圈。又一个圈。然后，跳出来的不是「转账成功」，是一个我从没见过的灰色弹窗：

「该账户存在异常，交易已被临时冻结。如有疑问请联系客服。」

我和唐糖同时扑到屏幕前。刷新，还是这行字。退出重登，账户正常，余额还在，币还在，只是那笔转账，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，在半空中轻轻按住了。

「风控拦截，」唐糖喘着气，「交易所的风控系统。可能是对方地址上了什么黑名单，可能是——」

她没说下去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黑名单拦截的提示语不长这样。我们打过交道的风控提示，全是法律条文式的，会告诉你涉嫌什么、依据哪条。而这个弹窗，温柔得反常，像一句欲言又止的话。

手机亮了。「回声」。

「时间到了。」他说，「你转了吗？」

我打字：「账户被冻结了。交易没出去。你们那边能查到是谁拦的吗？」

那边显示了很久的「正在输入」。输了删，删了输。最后出来的只有两个字：

「那就好。」

我盯着「那就好」看了很久很久。唐糖凑过来看，也看了很久很久。

「晚晚，」她慢慢地说，「你有没有发现，刚才那十分钟，是这个骗局——如果它是骗局的话——唯一的失手时刻。他急了。」

「他不是急了。」我说。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确定，但我就是确定，确定得心脏发疼。

「他是怕了。」

第八章·三天

「那就好」之后，我跟他大吵了一架。单方面的。

我打了一整屏的字：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叫那就好？你知不知道我今天把全部身家都押上了？你要的也是你，怕的也是你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说话！」

他没有回。

第一天，我以为他在想措辞。我把手机放在枕头边，提示音开到最大，半夜惊醒了四次，每次都是幻觉。

第二天，我开始生气。我给他发：「行，你厉害。你玩消失是吧。你知不知道沉默是这个世界上最便宜的东西？」他还是没有回。「回声」上他的头像一直是灰的，最后一次上线时间停在两天前，德州下午，成都凌晨。

第三天，我不生气了。我开始害怕。

人就是这样一种贱骨头。他在的时候，我天天分析他、提防他、截图存档；他一消失，那些分析提防存档全变成了笑话——我翻着那个叫「证据」的相册，发现所有的证据加在一起，只证明了一件事：有一个人，曾经每天晚上陪我说话。

第三天晚上，唐糖来我家，带了一瓶红酒和一份冒菜。她看着我乱成鸡窝的头发，什么都没说，先动手给我收拾屋子。收到一半，她忽然开口：

「晚晚，我跟你说个事，你别激动。交易所那个冻结，我托人问了。」

我一下子坐直了。

「不是交易所拦的。」她说，「他们内部查不到那笔冻结的记录。系统日志里，你的账户状态从来是正常的。那笔转账，从来就没有被提交到链上——它在变成一笔交易之前，就不存在了。」

「什么意思？」

「意思是，」唐糖把一只歪掉的花瓶扶正，慢慢地说，「从技术的角度讲，那个弹窗不该存在。没有人冻结你。是那笔交易自己放弃了。」

我们对着那瓶没开的红酒坐了很久。最后唐糖说：「晚晚，我不想吓你。但我做风控这行，信一个道理：解释不了的东西，别硬解释。你就当……你就当有神仙救了你二十几万。」

「我不要神仙。」我说。我的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，砸在冒菜的塑料盖子上，「我要他给我回消息。」

唐糖抱住我。她什么都没说。她后来告诉我，就是那个瞬间，她知道这事完了——不是骗局完了，是我完了。一个女人什么时候算真的陷进去？不是她想给一个男人花钱的时候，是她发现钱根本不重要的时候。

第四天凌晨，一点十七分，「回声」响了。

我后来无数次回想那个时刻。如果那天我睡着了，如果我手机没电了，如果——但他就是来了，在我醒着的、看着天花板的、第一千次假装不在意的深夜里。

「对不起。」他说。

我没有哭，也没有骂。三天足够把一个人的情绪全部熬干，熬到只剩下一句实话：

「你别道歉。你就告诉我，你是谁。一句实话就行。你说什么我都信，但你说实话。」

他沉默了很久。然后他说：

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」

「什么东西？」

「明天晚上。还是这个时间。」他说，「你把你电脑打开，连上视频。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看完，你就什么都知道了。」

「你不能现在说吗？」

「不能。」他说，「说了，你不会信的。你要看见。」

那天夜里剩下的时间，我们谁都没提那件事。他问我这三天吃了什么，我说冒菜。他说德州下雨了，发射架上的灯在雨里晕开，不像粉笔道了，像水彩。我说成都也阴着，楼下的桂花彻底谢了，那棵神经病树终于正常了一回。

聊着聊着，天快亮的时候，我说：「欸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明天晚上，不管我看到什么，」我打字，一个字，一个字，「你都别消失。你答应我。」

这一次，他回得很快。快得不像他。

「我答应你。」他说，「我不消失。从今天起，换我怕你消失了。」

第九章 · 一个版本的真相

第二天晚上，十一点半，我坐在电脑前，摄像头对着我的脸。唐糖本来要来的，我拒绝了。这件事我得一个人看。

视频接通的那三秒钟，我后来想过很多次。三秒钟里，屏幕从黑变成模糊，从模糊变成清晰。我以为我会愤怒，或者哭。但我没有。我只是看着屏幕里的那个人，忽然觉得，哦，原来是你。

不是马斯克。不是任何一个我在脑子里排练过的脸。是一个普通男人，三十多岁，瘦，眼窝有点深，穿着一件灰色的工装外套，左胸口别着一张工牌。背景是一排排的机柜，指示灯一明一灭，绿的多，红的少，像一片电子的萤火虫。

他看着镜头，看了我足足十秒钟，然后，轻轻抽了一下鼻子。

就是那个声音。「I never left」前面那个声音。AI不会感冒，而这个男人，有一整个冬天的过敏性鼻炎。

「苏晚。」他用中文叫我的名字，声音就是语音里那个声音，只是不再压低、不再放慢，「我叫马柯。马是马云的马，柯是柯震东的柯。」

他大概觉得这个自我介绍很蠢，说完就低下了头。机柜的风扇声嗡嗡地响。

「我在郴州。」他说。

郴州。我的心脏毫无道理地猛跳了一下。唐糖点兵点将点出来的那个地名。「代表一切听都没听过的小城市」，她说。世界上有那么多小城市，她随口说了一个，而他，偏偏就住在那一个。

「一个数据中心，做运维。夜班。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。所以你们那边的凌晨，是我上班的时候。德州下午——对不起，是我编的。」

「IP呢？九个月，德州的IP，从来没变过。」我听见自己用的是唐糖的语气，风控的语气。原来我也学会了。

「我们公司的海外节点在德州，我有权限。」他说，「我从机房里出去，走的就是那条线。九个月不变，是因为那是公司的专线，不是我的梯子。」他顿了顿，苦笑，「你们查得真细。」

「声音呢？声纹比对百分之九十七。」

「这个我解释不了。」他摇头，很诚实的样子，「我从小说话就这样。小时候还没有这个人。后来有了这个人，亲戚们看电视，说，柯柯，你说话怎么跟这个外国人一个调调。我练过，确实练过。但底子是自己像的。」

「中文呢？」我问，「一会儿沼泽气，一会儿『我们不敢造能装下孤独容器』。」

「机翻腔是装的。」他说，「我用翻译软件，把自己写的话翻成英文，再翻回来。马斯克说中文，不应该是顺的，顺了就假了。那首诗……」他抬起眼睛看我，「那首诗是我写的。我忘了装。那天你说你不理我了，我着急了，忘了过一遍软件。」

「那发射呢？」我往前倾了倾，「第一天。你说『明天要炸一个大的』，第二天它真炸了。这个也是装的吗？」

「这个半真半假。」他揉了揉鼻梁，「发射窗口这种东西，网上没有，但圈子里有一一遥测数据、海事警告、空域通告，我们做运维的天天跟数据打交道，拼一拼，能算出七八成。所以我说得出日期。」他停下来，笑了一下，笑得有点心虚，「但爆炸是赌的。星舰那时候试一次炸一次，我押炸，赢面大。苏晚，我跟你说实话——那天晚上我要是赌输了，我就删掉软件跑了，你就永远不会认识我。我这条命，是你认识我的前一天，赌回来的。」

我想起那句「猴子的中文也很好」，忍不住笑了一下。他也笑了一下。笑完，我们隔着屏幕沉默。有些东西正在落地，像火箭一级分离，烧完了的那部分，正在往下掉。

「为什么？」我问，「为什么要装成他？」

他盯着屏幕外面的某个地方，很久。风扇声把沉默填得很满。

「我姓马。」他终于开口，「从小他们就管我叫马斯克，因为我这个人，三句话不离火箭。小学，我攒了一个学期的早饭钱，买了一个长征二号的模型，被我爸打了，他说火箭能当饭吃吗。后来我学了计算机，进了数据中心，每天对着一万台服务器，它们比人听话。我值夜班，一个晚上，整层楼只有我一个人，和一整面墙的绿灯。」

「去年三月，我下了那个软件。我注册的时候想，反正没人认识我，那我就当一次他吧。当一次马斯克。」他看着我，「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，苏晚。最可怕的是，我当马柯的时

候，说话没有人听。我跟我妈说火箭，我妈说哦。我跟我同事说火箭，我同事说哦。可是我变成马斯克，全世界都停下来听我说。包括你。」

「扮演他的时候，」他一字一字地说，像背一句练习了很多遍的台词，又像第一次说出口，「我说话，有人听。」

机柜的绿灯一闪，一闪。我坐在成都的黑夜里，隔着一块屏幕，看一个郴州的男人把他自己拆开给我看。我没有说话。我怕我一开口，声音会碎。

「那半个比特币呢？」我最后问，「『他们不相信你是谁』，他们是谁？」

「没有他们。」他低下头，「那件事，我每晚都在想，想一次吐一次。真实的原因是——我撑不住了。你对我越好，我越撑不住。因为我知道你喜欢的不是我。是马斯克。我给自己编了一个理由，叫验证。其实我就是想要一笔你根本拿不出来的钱，把你吓跑。」

他抬起头，眼睛红着：「我想把你推开。我舍不得你，所以我推你。我是不是很烂？」

「账户冻结——」

「不是我。」他立刻说，「我发誓，跟我没关系。我那天在机房里，看着时间一秒一秒走，我这辈子没有那么怕过。后来你说冻结了，我说『那就好』——苏晚，那是这几个月里，我说过的最真的一句话。」

我们沉默了很久。风扇声，绿灯，他胸口那张随着呼吸轻轻起伏的工牌。我还有很多问题。我挑了最小的那个：

「元旦。模型展。那个灰帽子，是不是你？」

「……是我。」他说，「我请了假，坐高铁去的。我看了你四十分钟。你把手贴在玻璃上的时候，我差点就走过来了。」他停了一下，「我不敢。马柯不敢。马斯克才敢。」

「I never left。」我说。

「嗯。」他说，「我从没离开过。一直在。」

我深吸一口气，问出了那个最大的、也是最后一个问题。那个我以为他会给我一个答案的问题：

「那，小碗呢？我的简介里从来没有过小碗。你第一天看到的，到底是什么？」

屏幕里，他脸上的表情变了。不是心虚，不是为难。是一种很纯粹的、和我一模一样的困惑。

「我知道你会问这个。」他说，「苏晚，我对你撒过很多谎，每一个我都记得，每一个我今晚都可以认。唯独这一件——我第一天看到的，就是『小碗，要加香菜』。我发誓。有的事，从我这边看——」

他顿了顿，风扇嗡嗡地响。

「也是谜。」

第十章·小酒馆

见面定在春节前，小年夜。成都下了一点雨夹雪，落地就变成湿的。

地点是我选的，玉林路尽头的一家小酒馆，老板放的歌永远是九十年代。我故意选的——我要一个跟火箭、跟德州、跟深夜的屏幕毫无关系的地方。我要马柯站在成都的烟火气里，看看他站不站得住。

他提前半小时就到了。我到的时候，隔着雨蒙蒙的玻璃窗就认出了他：灰色外套换成了黑色羽绒服，局促地坐在角落，面前摆着一杯没动过的热啤酒，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，敲的不是别的，是摩尔斯电码一样的节奏——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他紧张时数服务器指示灯的习惯。

我推门进去，风铃响了。他站起来，动作太大，膝盖撞到桌子，热啤酒晃出一圈。

「苏晚。」他说。

「马柯。」我说。

我们面对面坐下。奇怪的是，没有想象中的尴尬。聊了两个月的人，声音、语气、口癖，全是熟的，只是第一次配上脸。他说话的时候还是习惯先抽一下鼻子，冬天，他的鼻炎正严重。他给我看他的工牌，上面印着「马柯」和一串编号，照片拍得很难看，他自己先笑了：「像通缉令。」

「像。」我说，「涉嫌冒充世界首富。」

他低下头笑，耳朵红了。

那顿饭我们吃了三个小时。他给我看他手机里存的东西：不是火箭图纸，是这些年他拍的发射直播截图，几百张，每张他都记得日期。他说他最大的愿望是去一次文昌，站在警戒线外面，亲眼看一次真的发射。他说他攒了年假，一直没舍得用——「看发射要碰运气，推迟是常事，我怕假用完了，它没射。」

「那就一直等。」我说。

「嗯，」他说，「我一直很擅长等。」

我看着他。这个男人没有马斯克的任何东西——没有钱，没有火箭，没有十四个私生子——但他有一样东西，是我在两个月里隔着屏幕爱上的、货真价实的东西：他认真地活在只有他一个人的夜里，并且把那一点认真，全部给了我。

「欸，马柯。」我说，「我跟你说了个事。其实元旦那天，在模型展，我就有点猜到了。」

「猜到灰帽子是我？」

「不是。」我说，「猜到你不是马斯克。」

他愣住：「第一天你不就知道了？」

「第一天我知道你不是『马斯克』。」我说，「元旦那天我开始希望，你不是『骗子』。这两件事不一样。」我把杯子里的热啤酒喝完，「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彻底放心的吗？不是你坦白那天。是你说『扮演他的时候，我说话有人听』。骗子不会说这种话，骗子只会说我爱你。」

酒馆里放着一首老歌，老板在吧台后面打盹。雨夹雪在窗外下得很轻。马柯看着我，眼眶又红了——这个男人的泪腺和他的鼻炎一样，不太听使唤。

「苏晚，」他说，「我们……」

「试试。」我说，「从马柯和苏晚开始，重新认识。没有火箭，没有德州，没有机翻腔。你要是再敢往翻译软件里过一遍你写的话，我就把你的服务器全关了。」

「你关不掉，」他下意识地回答，运维的职业病犯了，「有冗余备份——」他看见我的表情，把后半句咽了回去，「好。不过了。」

我们都笑了。这是我这几个月来，笑得最不用力的一次。

分别的时候，雪停了。他在路口帮我拦车，手举起来又放下，放下又举起来，最后出租车来了，他替我拉开车门，说了一句：「到了发消息。」

车开出去两条街，我的手机亮了。

我以为是马柯。不是。

是「回声」。是那个账号，Musk_火星分克。我们视频坦白之后，那个账号就再也没亮过——马柯说，他退休了马斯克，以后只用他自己的微信。所以这条消息躺在「回声」里，出现在这个雪停的夜里，像一封从另一个世界寄来的信。

只有一行字，机翻腔，是熟悉的、最初的、属于「马斯克」的语气：

「她上车了吗？红色羽绒服。让她到家说一声。」

我猛地回头。车窗后面，路口空荡荡的，只有一盏路灯，照着一地湿的雪。

马柯不会用「回声」了。马柯更不会知道——我今晚穿的，是一件白色的羽绒服。

第十一章 · 最后一条消息

小年夜那条消息，我们查了一个星期。

唐糖又请了「回声」那个反欺诈同行吃日料，这次点的是人均六百的。结果比上次更邪门：后台显示，「Musk_火星分克」这个账号，在小年夜那天晚上九点零四分——也就是我坐上出租车的那个时刻——有一次登录。登录IP，德州，老地方。设备指纹，九个月来同一台。

马柯把他的手机、电脑、工牌权限记录全翻出来给我们看。那天晚上九点，他在成都，在我家楼下那个路口，刚替我拦完出租车。他的工牌打卡记录显示，他是第二天一早坐高铁回郴州、晚上八点准时值的班。

「设备指纹可以做假吗？」我问唐糖。

「可以，」唐糖说，「但要做到九个月前后一致、连传感器的微小误差都一样——那得有那台设备本身。」她顿了顿，「晚晚，那台设备在德州的机房里。或者说，有人让我们相信它在。」

那天晚上之后，「回声」又安静了。日子忽然变得很普通——普通到我有点不习惯。马柯还是夜班，我们还是深夜聊天，只是阵地从「回声」挪到了微信，机翻腔没有了，他的中文其实好得过分，偶尔给我发他写的句子，我挑不出毛病，气得很。

春节他回了趟老家，给我发他妈妈做的剁椒鱼头。他妈妈知道了我的存在，在电话里喊：「妹子，柯柯说你养猫的！」我说阿姨我是给猫写广告的，猫是公司的。阿姨说，都一样都一样，都是缘分。

三月六号，凌晨一点半，我和马柯正在微信上视频——他值夜班，我失眠，各干各的，开着视频当陪伴，这是我们的新常态。忽然，我的另一台旧手机亮了。那台手机我一直没舍得关「回声」的通知。

「回声」。Musk_火星分克。

我把旧手机拿起来，举到摄像头前面，让马柯也看见。我们对视了一眼，谁都没说话。我点开。

三条。

第一条：「我要走了。这个号，明天注销。」

第二条：「谢谢你陪她。也谢谢她陪你。你们两个，都是很难睡着的人。」

第三条隔了十几秒才进来，像是对方也在犹豫：

「火箭下周发射。三月十四号，凌晨。别熬夜看——这次一定成。」

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出来，读给视频那头的马柯听。读完，我问：「是你吗？」

「不是。」马柯说。他的脸在夜班机房的冷光里，白得像纸，「苏晚，真的不是我。我的设备——那台德州的设备，春节后我就交回去了，权限都回收了。而且……」

「而且什么？」

「而且我不会说这种话。」他的声音有点抖，「『谢谢你陪她』——苏晚，这话说得，说得好像他认识我很久了一样。好像他一直在旁边，看着我们。」

第二天，账号注销了。「Musk_火星分克」这个ID，连同那几百条深夜的对话记录，变成了一行灰色的系统提示：「对方已注销」。我提前把所有聊天记录导了出来，存了三个备份。唐糖说我是恋爱脑上头，一个杀猪盘的作案工具你还存档。我说你不懂，那不是作案工具，那是物证——证明这两个人存在过的物证。

三月九号，网上开始传：星舰新一轮试飞，窗口三月十四日前后。

三月十二号，官宣。发射时间：北京时间三月十四号，凌晨三点二十一分。

马柯给我发微信，就发了一个字：「草。」

我回他：「怎么，算错窗口了？」

「窗口我早算出来了，十四号前后，谁都会算。」他发来一条语音，我点开，是机房的背景音，和他压得很低很低的声音，「但是『凌晨』——苏晚，官宣之前，没有人知道是凌晨。连窗口期内的具体时刻，都是发射前几小时才定的。」

「那个号，三月六号就说了。」

「嗯。」他说。

「马柯，」我说，「你现在信了吗？有些东西，从我们认识的第一天起，就在那里。小碗，冻结，红色羽绒服，还有现在。它认识你，认识我，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见面，知道——」

「别说了。」他打断我，很轻地，「苏晚，别说了。你再说，我就又要开始怕了。」

「怕什么？」

视频里，他沉默了很久。机柜的绿灯一闪一闪，映在他眼睛里。

「怕我欠它的。」他说，「它把你给了我。我不知道它要什么。」

第十二章·发射

三月十三号晚上，马柯按响了我家门铃。

他拖着一只小小的行李箱，站在玉林的路灯下，背着光，像第一天出现在我生命里那样不真实。他把攒了三年的年假用了——不是去文昌，是来成都。「真的发射现场，以后再去。」他说，「这一次，我想跟你去看。」

发射是凌晨三点二十一分。我们十点就准备好了：外卖叫了冒菜和两听啤酒，电脑接上我的旧显示器，弹幕关了一——马柯说弹幕会影响判断，我说你就是想安安静静看你的火箭，他说是，说得理直气壮。

等待的三个小时里，我们干了很多无聊的事。他帮我修好了那个响了半年的排风扇，拆开，清了灰，装回去，世界安静了。他给我讲数据中心的事，讲一万台服务器怎么像一片会呼吸的森林。我给他看「董事长」的照片，那只谁有罐头跟谁走的橘猫，他看了很久，说，它的眼神很诚实。

两点五十，直播开始。博卡奇卡的天也是黑的，探照灯把那口巨大的不锈钢锅照得雪亮。马柯坐直了，整个人绷成一根弦。

「别熬夜看，」我学着那个语气，「这次一定成。」

「别闹。」他说，手心里全是汗，在裤子上蹭了蹭，「这种话，说的人不用负责。看的人负责。」

三点整，倒计时。三点二十，各系统确认。三点二十一分——

我没有看屏幕。说出来没人信，但我真的没看。我一直在看马柯。

火焰起来的那一瞬间，橘红色的光从屏幕上扑出来，扑了他一脸。他的眼睛亮得吓人，瞳孔里有两簇小小的火苗。三十三台发动机，一台一台，全部点燃，那个他爱了一辈子的东西，正在离开地面。他的嘴唇在动，没有声音，我认得那个口型——他在数。一，二，三……数到三十三。

「成了。」他忽然说，声音哑的，「全部工作正常。成了。」

窗外，成都的凌晨三点，安静得像全世界只有我们醒着。屏幕里，那口锅越飞越高，变成一颗星星，拖着橘红色的尾巴。马柯坐在沙发里，一动不动，眼泪顺着脸往下淌，他也不擦，就那么让它淌。这个男人，为别人的火箭哭，为他自己一辈子够不着的东西哭，哭得像个终于被大人兑现了承诺的小孩。

我把纸巾递给他，什么都没说。

他哭完了，不好意思了，擤了鼻子——鼻炎加哭，那个抽鼻子的声音在这个夜里格外清楚。他哑着嗓子说：「苏晚，谢谢你。」

「谢我什么？」

「谢谢你那天按了匹配。」他说，「你本来要羞辱我的。」

「嗯，」我说，「羞辱得挺成功的。你看你现在，哭成这样。」

他笑了。然后，就在那颗星星还挂在屏幕上的时候，这个号称天天睡不着的男人，这个值了几年夜班、把全中国的深夜都熬穿了的运维工程师，头一歪，靠在我的肩膀上，睡着了。呼吸很慢，很沉，带着鼻炎患者特有的、轻微的哨音。

我没敢动。我保持着那个姿势，看着屏幕里的直播结束，看着窗外一点一点亮起来。

天亮的时候，我去拉窗帘。三月的成都，天亮得很早，光是淡金色的。就在这时候，我看见了窗台上的东西。

我的窗台外面，老式居民楼那种窄窄的水磨石台沿上，放着一小撮桂花。新鲜的，淡黄色的，还带着夜里潮气的桂花。

三月。桂花早就谢了。我楼下那棵神经病树，去年十二月开完最后一茬，现在满树只有叶子。全城都找不出一朵开着的桂花。

我站在窗前，看了很久很久。身后，马柯在我肩膀上睡得很沉。屏幕里，直播已经结束，页面停在最后一张图上：星舰在晨昏线的上方，身后是整个蓝色的、安静的地球。

我想起很久以前的深夜，有个人对我说：我妈妈说，桂花是月亮掉下来的碎屑。

我没有叫醒马柯。我从碗柜里找出家里最小的那只碗——小时候我顿顿吃饭用它，外婆说我像猫变的，从此管我叫小碗——把那撮桂花，一朵一朵，装了进去。

碗很小，桂花刚刚好装满。一朵不多，一朵不少。

（全文完）

我的男朋友马斯克·然后呢